

金石萃編

掃葉山房北苑行
唐駝署

金石錄

卷之五

古書

金石萃編卷四十三

賜進士出身 諸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誤

唐三

房彥謙碑

碑高一丈一尺一寸四分廣五尺三寸三十六行行七十八字錄書額題唐故徐州都督房公碑九字篆書今在章邱縣趙山

唐故都督徐州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臨淄定公房公

碑銘

易稱易之爲書也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故君子居則觀其象動則觀其變智以藏往感而遂通是以進退之數有方存亡之幾有口昔賈生董相懷王佐之才子政口口口命世之運並屯邇於世故按麻口當年軼風電以長鳴絕雲霓而鍛翮而樂天知命順時守道體忠信而夷險阻憑清靜以安悔吝難逝川寂其浸遠而盛德久而愈新者也玉質金相求益友於千載蘭口桂想同氣於九原則有之口口懷庶幾之道詳觀出處之跡可以追蹤勝業繼踵清塵者其惟都督臨淄定公焉公諱彥謙字孝冲清河人也七世祖謚燕太尉掾隨慕容氏口度寓於齊土宋元嘉中以口郡之西部置東冀州東清口口繹慕縣仍爲此郡縣人至於蒞侯又於東廣川

郡別立武強縣令子孫居之丹陵誕聖祥發慶靈虞舜受終光啓侯服導原注壑若寫河漢之流棟搆于霄如仰嵩華之峻口司空植公之十三世祖也積德固其宗祊純嘏貽其長世公侯之門必復繁衍之祚攸歸高祖法壽宋大明中州主簿武賁中郎將魏郡太守立功歸魏封莊武侯使持節龍驤將軍東冀州刺史薨贈前將軍青州刺史諡簡侯魏書有列傳重價香名馳聲南北宏材秘略兼姿文武曾祖伯祖州主簿襲爵莊武侯齊郡內史幽州長史仍行州事衣錦訓俗露冕懷戎果仁義而成基處脂膏而不潤祖翼年十六郡辟功曹州辟主簿襲爵莊武侯朱安太守居繼母憂廬於墓次世承家嫡之重門始旌表之貺鄉閭之敬有過知恥宗族所尊不口而肅口伯熊年廿辟開府行參軍仍行本州清河廣川二郡太守事風神英邁器量沉遠寢門之內捧檄以慰晨昏山澤之閒單車以清冠亂公稟元精之和氣體淳粹之淑靈心運天機性與道合溫良恭儉應言行之神采風尚出儀形之表博極圖書兼綜遺逸正經義訓持所畱懷絕蘭研幾下帷覃思盡探隅奧畢詣精微或致囑白之識非止春秋之僻吉凶禮制今古異同莫不窮竅根原詳悉指要內外親表遠近學徒負笈

擁帝質疑去惑公凝神虛受而丈無倦聲口響咎幽名
對盈自遷宅齊土家已重世班懿十紀旌旗之盛未多
陳完八葉鳴鳳之祥斯在况復里稱冠蓋庭茂芝蘭行
則結駟連騎處則撞鐘列鼎雖范蠡貨財本輕卿相陰
家僕隸舊比封君不之過也公開心閑館以風素自居
清虛味道沉冥寡欲恭敬以樽節退讓以明禮潛隱之
操始擅於州閭高亮之風日聞於海內於是羣公仰德
邦君致禮物口斯辯旌口盈塗郡三辟功曹州再辟主
簿其後不得已而從命公明天人之際述堯舜之道其
處也將委質於衆妙之門栖神不死之地其出也將靈
獎名教博利生民舟楫可期英靈有感州郡口職非其
志焉然公以周隋禪代之交紀綱弛紊亦既從政便以
治亂爲懷眷言州壤在情彌切乃整齊風俗申明獄訟
進善黜惡導德齊禮雖在鄉國若處王朝政教嚴明吏
民悅伏見危拯難臨財潔已利物之口不自爲德不貪
之寶必畏人知開皇初頻詔口揚人物秦王出口京洛
致書辟召州縣並苦相敦逼公辭以痼疾且得遂情假
仰其後隋文帝忌憚英俊不許晦跡丘園公且權維繫
方應薦舉七年始入京省授吏部承奉郎是時齊朝資
蔭不復稱叙鼎貴高門俱從九品釋褐朝廷以公望實

之重才藝之優故別有此授以明則哲之舉俄遷監察
御史每杖節巡省糾逆姦慝以存公正口口口轉授
秦州總管錄事參軍事漢陽重鎮京輔西門管轄一方
允斯盛選尋以朝集入京與左僕射齊公摠論孝課之
法黜陟之方齊公對苦牧以下大相歎伏其後具以公
言敷奏仍有升擢之辟口非知己之主竟不能見用左
遷許州長葛縣令公鎮之以清靜文之以禮樂訟以道
息灾因德弭百姓感悅咸不忍欺愛之如慈親焉敬之
如明神焉緇負知歸頌聲載路解代之後吏民追思惠
政樹碑頌德在長葛秋未滿以孝績尤異遷郡州司馬
此州荆鄧之郊華夷踳難蠻俗殘獷口情儉設公化之
以仁愛敦之以淳厚暮月之閒咸知遷革尋以州廢解
任言歸夜觀星象畫察人事知天地之將閉望箕穎以
載懷乃於蒙山之陰結構巖穴非唯在乎避世固亦潛
叭相時然大業之初始班新令妙選賢良爲司隸刺史
公首膺斯舉有詔追赴京洛公以朝綱浸以頽壞此職
亦是蠶濟之一方便起而就徵覽轡登車卽有激清天
下之志於是激濁揚清風馳草偃行能之類望景以聽
升遷苛暴之徒承風而解印綬進擢者糜爵不致謝言
繩糾者受刑而無怨色自非道在至公信以被物其執

能與於此焉旣而口政陵夷小人道長忠言靡用正士
無施大業十一年出爲涇陽縣令未幾而遭疾粵以其
年歲次乙亥五月壬辰朔十五日景午終於官舍春秋
六十有九降生一子光輔 帝唐叶贊璇機參調玉燭

皇上情深遺烈用佇想於夷門眷言才子便有

懷於聿煥貞觀三年十有二月廼下 詔曰紀功褒德
列代通典崇禮飾終著在方策隋故司隸刺史房彥謙
世襲簪纓珪璋特秀溫恭好古明開治術爰在隋季時
屬卷懷未遂通塗奄從運往以忠訓子義口過庭佐命
朝端業隆功茂宜錫以連率光被九原可贈使持節都
督徐泗仁譙沂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四年十一月又
發 詔追封臨淄公食邑一千戶諡曰定公禮也粵以
五年歲次辛卯三月庚申朔越二日辛酉安措於本鄉
齊州亭山縣趙山之陽惟公風格凝整神理沉邃內懷
溫潤外照光景追思儀範曖似文成之圖邈想風猷凜
若相如之氣時逢戰宇術匪從橫或趾問仁用安嘉邇
收文武之將墜殊山林而忘反是故銷聲貴里隱異迷
邦哉曜高門處非絕俗優柔六藝紛綸百氏采絕代之
闕文摠前脩之博物雖昔之明實沈之崇識疏屬之神
辯鼯鼠於漢朝彰委蛇於霸業無以尚也彫蟲小技曾

未口懷時有制述將持作者致極宏遠詞窮典麗足以
克諧聲律感召風雲豈唯白雪陽春郢中寡和而已永
惟書契之始乃眷蹠跖之跡草隸之妙冠絕當時口口
幼年孝友惇至未離緇祿便遭極罰裁有所識口訪家
人發言號絕不自勝處年十有五出後傍宗深惟鞠養
之慈將闕晨昏之禮倅違之辰感切行路及就養左右
不異所生兩門喪紀並逾制度哀毀之至聲被朝野口
以君功之感甘旨未嘗朋友之喪遠近畢赴人倫之紀
禮法之隆近古以來未之有也且復留連宴賞提携臬
味登山臨水必動咏言清風朗月未空樽酒賓游滿席
且得王公之孫門閥口通時許慈明之御指固無倦解
衷未已仁義口厚資產屢空以斯器望窮茲至道謂宜
俯拾青紫增曜台階而止類太丘簞道下邑遠同子產
空聞遺愛報施之理何其爽歟若夫死生者形骸之勞
息疾壽者大化之自然固知命之不憂豈居常而爲累
也然行周於物寒暑不能易其心智周於身變通不能
窮其數而靈祇多忍幽明永隔散精氣於風烟委容質
於泉壤可不哀哉於是四方同志之士百里懷音之客
式遵盛烈共勒豐碑百藥爰以疇昔友遊蘭芷寧謂正
始之音一朝長謝師資之德百舍無從義絕賓階哀纏

官草思效薄技覬申萬一仰惟治身之術立德之基固繫辭可以盡言豈言之而無口也延為銘口

遐觀方冊歷選人倫名固難假德必有鄰顏閔遺迹曾

史芳塵同聲比義允屬通人於錄通人纂堯膺慶司空

規矩民胥攸証地靈貽福天齊分命世祚有徵重光無

競顯允君子丕承寵光靈河耀秀日觀含章靈門味道

幽谷迷方陸沉通德朝隱康莊儀鳳潛靈彫龍振藻麟

之在人一變至道昭彰訓寂寥靈草文質彬彬流瀾

浩浩齊物無待隨時吐曜導俗激原訓民居要州將貽

喜邦君長嘯乃眷輶鈴還歸漁釣三逕雖阻八紘方密

僂俛末班逶迤下扶司憲邑宰循名責實御眾以寬在

刑惟恤履斯異行乘世丕基才高位下有志無時和光

偶俗誕命膺期口揚投賈唯茲在茲樹德不已頌仁無

斁遺構有憑高門以闢眷言上壽方期永錫載佇太階

翻歸厚夕義高表墓道貴揚名 式昭文物用紀口榮

抽簪口口制服諸生一口口萬口飛聲

碑陰

公之將塋 恩旨重疊贈贈優渥特異恒口公及夫人

並令所司營造馬輿各給四馬從京師洛陽殯所送至

本鄉其車輅儀仗出懷洛二州給船載運絕道人力至

於墓所儀仗錢口有闕口者 又發勅令以官物修

補又文官式令例無鼓角亦特給送至於葬所又於常

令給墓夫之外別加兵千功役臨葬日復降 勅

使馳驛祭以少牢前後為供葬事發 勅旨行筆

十有二條近代以來 恩榮褒贈未有若此者也中外

姻戚海內名士并故吏門生千里赴會口及州里道俗

二千餘人

碑側

太子左庶子安平男李百藥撰

太子中允口口歐陽詢書

貞觀五年三月二日樹

河南道齊州章邱縣臨淄定公墓在縣西三十里高

三丈在趙山之陽公姓房隋故司隸刺史唐徐泗江

淮沂五州刺史追封臨淄公諡曰定即故司空梁文

父也有碑庶子安平公文率更令歐陽公書

彥謙元齡父也有隋任司隸刺史出為涇陽縣令卒

官不大顯而隋書立傳二千餘字者蓋修史時元齡

方為宰相故也彥謙自曾祖而下三世皆封壯武侯

隋唐史元齡碑所書皆同獨此碑作莊武未知孰是

碑李百藥撰歐陽詢八分書在今齊州章邱縣界世

顏罕傳 房彥謙碑陰具載彥謙歸葬恩禮儀物之

盛太宗遇元齡可謂厚矣蓋厚其禮所以責其報也

太宗可謂善任人矣

金石錄

房彥謙字孝冲唐初為長葛令百姓號為慈父立碑

頌德去官不仕而清白守貧以子元齡功追封定國

公其墓碑乃歐陽詢真書

格古要論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

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

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

在萊州卽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

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都秩壯

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並作壯獨此碑與

左傳杜氏注作莊

金石文字記

右房彥謙碑文云高祖法壽立功歸魏封莊武侯使

持節龍驤將軍東冀州刺史薨贈青州刺史諡簡侯

魏書北史法壽傳俱云諡敬侯又以東冀州為冀州

稱平遠將軍不稱龍驤將軍皆其脫誤至青州刺史

本贈官而隋書彥謙傳遂云青冀二州刺史尤未核

也北史法壽傳云賜爵壯武侯子伯祖襲例降為伯

而其下云子翼襲爵壯武侯當為伯字之誤碑雖不

載例降之說而稱伯祖襲爵壯武侯翼襲爵壯武侯

正與傳所謂例降者合隋書謂伯祖與翼並襲爵壯

武侯則考之不詳爾

舊唐書元齡傳唐書宰相世系表俱云襲壯武侯與碑合

稱彥謙遷郡州司馬尋以州廢解任考地理志郡州

之廢正在大業初而本傳云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

官者史家之飾詞也果爾何以復應司隸刺史之召

且為涇陽令乎唐初史臣以元齡之故為其父立佳

傳讀其文似子姪所述行狀未必皆實錄姑以一事

論之如傳稱開皇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

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性多忌剋云云而唐

書元齡傳中亦有避左右告父之語大指相同今碑

亦未載斯事蓋史家因元齡之說而傳會之以是歸

美其親而已碑云安措于齊州亭山縣趙山之陽按

亭山縣本名衛國開皇六年改名唐元和十五年省

入章邱今為章邱西南境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右唐臨淄郡公房彥謙碑元齡父也李百藥撰不載

書者姓名金石錄以為歐陽詢書未知所據然以書

法審之固當為詢跡也金石錄云碑在齊州章邱縣

界中世頗罕傳金石文字記亦云在章邱縣西南七

十里趙山之陽蓋彥謙墓域在此由唐以來尚未毀

廢其遺澤可謂遠矣碑序二千餘字分書極挑拔險峻之妙與正書正是一律蘭臺道因亦全是此種風味也詢分書如隋工部尚書段文振碑唐昭陵六馬圖贊司空實抗碑之類今皆不復可見此碑雖有剝損然十九可讀顧收藏家恒少有之又金石錄載此碑有陰紀彥謙歸葬恩禮儀物之盛未知是何人書法俟更訪之乃爲銘曰作適爲銘粵後魏武定八年太公呂望碑其詞曰亦作粵金石文字記云古曰字與日同一書法故變其文爲粵欲讀者之易曉也予謂非是粵曰雖皆語辭而用各有當惟尚書粵芳借用曰此外皆無有借粵爲日者亦書碑者好奇之過耳豈真嫌其與日相混哉

金石存

碑文第二行攷口口當年句脫一字未行式昭文物句多一故字文云彥謙七世祖謀燕太尉掾隨慕容氏南度寓於齊土宋元嘉中分齊郡之西部置東冀州東清河郡繹幕縣仍爲此郡縣人按宋書州郡志文帝元嘉九年分青州立歷城割土置郡縣文帝本紀九年六月分青州置冀州

元和郡縣志同此

皆不載東冀

州考志言立歷城卽冀州治所也歷城在青州之西

又在冀州東故云置東冀州與宋書轉相證明矣此

云東清河郡而志有南清河太守當是東字之訛也碑云植公之十三世祖者宰相世系表植後漢司空考後漢書桓帝紀永興元年冬十月光祿勳房植爲司空植卽其名也碑云曾祖伯祖州主簿齊郡內史幽州長史口行州事魏書本傳歷齊郡內史平原相轉幽州輔國長史而隋書彥謙傳載此稱齊郡平原二郡太守據碑言行州事則攝太守耳非正官也平原亦非幽州是傳不如碑之實也彥謙歷官所載多與傳合惟傳稱大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未實其歲月以碑證之貞觀三年十二月下詔贈使持節都督徐泗仁譙沂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四年十一月又發詔追封臨淄公也趙氏金石錄云彥謙自曾祖而下三世皆封壯武侯隋唐史元齡所書皆同此碑作莊武未知孰是按莊與莊古皆通用趙氏殆未細審也碑陰記載贈贈會葬之盛皆近代所無其云文官式令例無鼓角亦特給送至於葬所考舊唐書音樂志云五品官婚葬先無鼓吹唯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彥謙在隋官終涇陽縣令又非京官得借之例故云特給也其卒在大業十一年至貞觀五年三月葬當時依唐令典如是碑側記立碑年月

并李百藥撰文歐陽詢八分書爲著錄家所未見尤

可寶也

山左金石志

按房彥謙卒于隋大業十一年此碑題唐故者以碑立于唐貞觀五年也碑爲李百藥撰歐陽詢書題名在碑側搨者往往失之故金石文字記但引金石錄以爲歐陽詢書實未見此題名也碑是隸書而考繁餘事格古要論皆以爲眞書則併搨本亦未之見矣李百藥題銜稱太子左庶子安平男新唐書本傳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明年除禮部侍郎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嫖無度作贊道賦以諷遷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是据傳則官左庶子時已進爵爲子据碑則仍爵爲男也歐陽詢題稱太子中允下闕二字下又闕二字尚存左傍才手似是修撰二字然本傳則但云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終其身未嘗爲太子中允及修撰之官且此碑興化度寺同爲貞觀五年所書彼稱率更令而此題中允疑不能明矣碑載高祖法壽以下歷世官位封諡與史傳參校小有詳略異同惟法壽子伯祖伯祖子翼翼子豹北齊

書房豹傳云祖法壽父翼宗尤不同也碑云公年十有五出後傍宗卽隋書本傳所云彥謙早孤出後叔父子貞也新唐書房元齡傳云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不云爲涇陽令者舉其大也碑立於貞觀五年其時元齡已爲尚書左僕射碑故云降生一子光輔帝唐叶贊琰機參調玉燭也宰相表貞觀十七年七月元齡以母喪罷是立碑之年其母尚在而碑陰有公及夫人並令所司營造馬輦各給四馬從京師洛陽殯所送至本鄉之語殆是營葬之時元齡仍官僕射未嘗解官夫人當就養於京師送葬則從京師至本鄉其洛陽殯所是彥謙之殯所也彥謙贈都督徐泗仁謙沂五州諸軍事而太平寰宇記誤作徐泗江淮浙五州其云卽故司空梁文父者元齡位至司空封梁國公諡曰文昭也此碑額題唐故徐州都督房公碑九字篆書黑文凸起字徑三寸五分不詳書者姓名碑陰十五行隸法與碑文一律當卽歐書而無明文至此十五行所記亦不詳何人之語也文中不避世字民字與昭仁寺碑同惟書虎賁爲武賁避諱也隋亦作隨文云開皇初頻詔口揚人物揚字上一

字當是搜字鄒縣小鐵山有北周磨崖云齊搜揚
好人閻長嵩蓋是北朝偶設之官齊周隋皆沿襲
之也壯武莊武壯莊亦通用字晉任城太守孫夫
人碑齊莊作齊壯可證也齊乘稱此碑近聞村人
以打碑之擾毀仆之今觀搨本文尚完好可知元
時盛行此碑而于氏得之傳聞未嘗細審碑拓也

化度寺塔銘

袁本言廣尺寸行數
字數皆無考正書

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

右庶子李伯藥製文

率更令歐陽詢書

蓋聞人靈之貴天象攸憑稟仁義之和感山川之秀察
理盡性通幽洞微碑其慮者百端宗其道者三教殊源
異軌類聚群分或博而無功口口寡要文勝則史禮煩
斯驥或控鶴乘鸞有繫風之口貪霞御氣致捕影之口
口口智伏奔爲鉢降嬰龍究口口之方窮死生之變大
慈口運宏濟群品拯寂妙之門爲口口聲宗以立德其
唯口口口口焉若夫性與天道口口神交貽照靈心
澄神禪觀口有化度寺僧邕禪師者名口師俗姓郭氏
太原分陰人有周氏積德累功慶流長世分星判野大

啓藩維蔡伯喈云瑞即郭也曾祖弼叔乃文口口吞郭
泰則溫文儒雅週儻豁達旨臆開朗人倫攸屬聖賢遺
烈棄業其昌祖冠荊州刺史早擅風猷父詔博陵太守
深明典禮禪師含靈福地擢秀華宗爰自弱齡神識沉
靜率由至道冥符上德洗口變习口悟西來旨趣摩頂
皈依暮窮東土之精微因獻成塔發自髫年仁心救護
始於廿歲世傳儒業門多貴仕時方學口齒背上庠始
自趨庭便觀入室精勤不倦聰敏絕倫博覽群書涉獵
左馬夙有志尚高邁俗情時遊僧寺服膺釋典風鑒疎
朗豁然開悟聞法口口口口口口喜瞻滿月之圖像
口口俱淨於口口錙銖軒冕糟粕丘墳口口有三達口
口口口依山稠禪師稠口慧禪口或行勤苦道標方
外聲溢國都口口異即授受禪法數口口口幽深嘗無
禪師而口諸門徒口口隨蘭若口口忘疲仍口口林口
栖託口遊後口周武平昏口口深山避時削跡藏聲散
嚴之下餌口茅成口口口像口口口米漁松嘗無口艾
之年爲群猛鷲毒螫蠱之口放社呈祥每梵音展奇禽
異獸橫集庭宇德敷鷲領神化龍宮口口和恭敬心疑
聽受及開皇丁時有魏州信行禪師輪實命世之異人
聲門之輔衛辰習當根之業知禪口脩道立行宜以濟

度山口所聞也宜口宏益之口口苦行禪師被勅徵口
口乃相遵奉其月廿二日奉送信行禪師口口靈塔嚴
而未口口之境口有口常卑辭屈己口鑒元之致敬人
主及遷神而已式昭景行乃述綿邇神理希口效前規
用行口夷法性自靈悟道捨俗歸真累口禪窮巖留連
幽谷靈應無文泡電同奔達人忘己志士幽貞

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建

歐陽率更書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介冑有不可犯

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豫章文集

河南范諤隆與初跋尾云慶歷初其高王父開府公
諱雍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迺此
碑稱歎以爲至寶旣而寺僧誤以爲石中有寶破石
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
以實對公求得之爲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之以歸
置里第賜書閣下靖康之亂諸父取藏之井中兵後
好事者出之椎搗數十本已乃碎其石恐流散浙右
者皆是物也

解縉春雨集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許爲妙品鄭漁仲金石略所
載凡二十三種而行于南北者惟僧邕塔銘而已銘
文多所翻刻南本失于瘦北本失于肥殊無精絕之

本潛溪集

子兒時亟聞先慈菴府君稱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宮
右而未獲見每以爲恨今太史英國張公廷勉出所
藏舊帙乃駙馬李于期家物銘敘略備其空闕處率
用印識若文書家所謂蓋印者帖後若趙松雪揭曼
碩巖子山諸公皆有題識

懷麓堂集

化度寺在朱雀街今禾黍離離無復蘭若之迹不知

碑亡在何時每至其地悵然者久之

石鑄華

此歐陽得意之筆是本乃經重刻者每行闕其半中
間更有節去損壞不可摹之字遂可讀者少字亦直

存其大都

墨林快事

余過文氏停雲館聞有宋搨本索以觀手摹以歸亦
無李百藥字是知此碑自宋已不全矣豈明誠所見
又當時之善本與

金石評考

率更化度楷法第一解大紳謂西安府學亦有一本
不及原刻清勁又宋潛溪謂僧邕塔銘多所翻刻南
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則西安本外又有一本而化
度有三石矣

虛舟題跋

按文云師俗姓郭氏蔡伯喈云號卽郭也曾祖號
叔乃文口口咨郭泰則溫文儒雅云云所指號叔

疑即左傳所稱又號即古郭氏已見高誘戰國策

注所指郭泰疑即後漢之郭林宗則碑稱曾祖者

乃是始祖之謂故下云聖賢遺烈奕業其昌此下

云祖憲父韶方是邕師之祖父此郭憲官荊州刺

史與後漢之郭憲別一人也碑稱邕師齒胄上庠

博覽羣書則是身列文學者下云依山稠禪師授

受禪法是其受度之師下有周武平昏字疑指後

周武帝時事下云開皇時有魏州信行禪師又云

禪師被救徵口口乃相遵奉其月廿二日奉送信

行禪師口口靈塔又云式昭景行乃述綿邈詳玩

文義此碑似為隋時魏州信行禪師建塔立碑非

即邕禪師塔銘也特不知其月廿二日者係屬何

年文多脫泐無從詳釋神理希口以下皆係銘辭

亦多參錯後題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建當是

邕禪師為信行禪師建塔之年也諸家跋語但盛

稱率更書法之精妙而於建塔立碑原委未暇詳

及故節取其文以備考證此碑文辭凡猥頗不類

百藥所作碑書汾陰作分陰側儻作週儻疑翻刻

之誤驚嶺作驚領則通用也

九成宮 泉銘

碑高七尺四寸廣三尺六寸二十四
行行五十字正書篆額今在隣遊縣

祕書監檢校侍中鉅鹿郡公臣魏徵奉 勅撰

兼太子率更令勃海男臣歐陽詢奉 勅書

維貞觀六年孟夏之月 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宮此則

隨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為池跨水架楹分巖竦

闕高閣周建長廊 起棟宇 葛臺樹奈差仰視則造

遶百尋下臨則崢嶸千仞珠壁交映金碧相暉照灼雲

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迴澗窮泰極侈 人從欲 足

深尤至於炎景流金無鬱蒸之氣微風徐動有淒清之

涼信安體之佳所誠養神之勝地漢之甘泉不能尚也

皇帝爰在弱冠經營四方遂乎立年撫臨億兆始以武

功壹海內終以文德懷遠人東越青丘南踰丹徼皆 獻

琛奉贄重譯來王西暨輪臺北口元闕並地列州縣人

充編戶氣淑年和還安遠肅群生咸遂靈貺畢臻雖藉

二儀之功終資 一人之慮遺身利物 風沐雨百姓

為心憂勞成疾同堯肌之如腊甚禹足之胼胝針石屢

加勝理猶滯爰居京室每弊炎暑群下請建離宮庶可

怡神 性 聖上愛一夫之力惜十家之產深開固拒

未肯俯從以為隨氏舊宮營於曩代棄之則可惜毀之

則重勞事貴曰循何必改作於是斲彫為樣損之又損

去其泰甚膏其頽壞雜丹堦以沙礫閒粉餅以塗泥王砌接於土階茅茨續於瓊室仰觀壯麗可作鑒於既往俯察卑儉足垂訓於後昆此所謂至人無爲大聖不作彼竭其力我享其功者也然昔之池沼咸引谷澗宮城之內本乏水源求而無之在口一物既非人力所致聖心懷之不忘粵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己亥上及中宮歷覽臺觀閑步西城之陰躊躇高閣之下俯察厥土微覺有潤回而以杖渠之有泉隨而涌出乃承以石檻引爲一渠其清若鏡味甘如醴南注丹霄之右東流度於雙闕貫穿青瑣縈帶紫房激揚清波滌蕩瑕穢可以導養正性可以激瑩心神鑒映群形潤生萬物同湛恩之不竭將元澤於常流匪唯軋象之精蓋亦坤靈之寶謹案禮緯云王者刑綬當罪賞錫當功得禮之宜則醴泉出於闕庭鵬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醴泉出瑞應圖曰王者純和飲食不^貢獻則醴泉出飲之令人壽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京師飲之者痼疾皆愈然則神物之來是扶明聖既可錫茲沉痾又將延彼遐齡是以百辟卿士相趨動色我后固懷撝挹推而弗有雖休勿休不徒聞於往昔以祥爲懼實取驗於當今斯乃上帝元符

天子令德豈臣之末學所能丕顯但職在記言屬茲書事不可使國之盛美有遺典策敢陳實錄爰勤斯銘其詞曰

惟皇撫運奄壹寰宇千載膺期萬物斯覩功高大舜勤深伯禹絕後光前登三邁五握機蹈矩乃聖乃神武克禍亂文懷遠人書契未紀開闢不臣冠冕並襲琛寶咸陳大道無名上德不德元功潛運幾深莫測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安知帝力上天之載無臭無聲萬類資始品物流形隨感變質應德效靈介焉如響芥苾明明雜遝景福葳蕤繁祉雲氏龍宮龜圖鳳紀日含五色鳥呈三趾頌不輟工華無停史上善降祥上智斯悅流謙潤下潺湲皎潔辨旨醴甘冰凝鏡激用之日新挹之無竭道隨時泰慶與泉流我后夕惕雖休勿休居崇茅宇樂不般遊黃屋非貴天下爲憂人玩其華我取其實還淳反本代文以質居高思墜持滿戒溢念茲在茲永保貞吉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卽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

集古錄

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宮爲九成宮永徽中又改

為萬年宮宮在岐山開皇十三年楊素所治按醴泉爾雅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甘露雨也而漢魏郡國與唐離宮皆謂水從地出其味若醴誤矣

廣川書跋

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為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為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南豐集

鄭公此文因隋氏之鉅麗歸唐德之儉損頌而有諷體了然諫錄中語也

弇州山人稿

唐歐陽詢真書魏徵文有箴規太宗之意故末云居高思墜持滿戒覆

格古要論

右九成宮醴泉銘其文曰粵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丁亥上及中宮云云則是四月無疑新唐書作三月當以碑為正歐陽文忠集古錄每以金石正史氏之失至此又復矩矱何耶

金石評考

九成宮今在麟遊縣西五里之天台山即隋仁壽宮也按開皇中文帝命楊素作仁壽宮於岐州北素遂

剽山堙谷為崇臺累榭宛轉相屬而役令嚴急丁夫斃者載道皆推填坑谷中覆以木石夷為平地帝頗

知其事甚不悅後值歲晚帝偶登仁壽殿周望原隰

見烽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察之報曰鬼火也帝

曰此輩皆以役死今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設祭饌酒宜赦咒遣之自是乃息宮久蒿萊而碑獨存覆以小亭繚以周垣山且多虎羣搗者必數人持械以上十餘字亦何心哉余家藏宋搨舊本今將搨其碑額篆文與安喜使君碑同體皆陽刻可愛

來齋金石刻考略

九成宮在岐州之北去京師三百餘里自貞觀六年後帝屢於此避暑時上皇在大安宮春秋已高而制

度卑小徵為此銘乃不以上皇為言但以還淳反本持滿戒溢語為規諷舍其本而及其末殊失鄭公平

生忠讜之旨豈以此語馬周曾言之帝不見省故不復瑣瑣乎然未幾武氏入宮帝心遂蕩鄭公之語不

可謂非先見遠慮者也時徵檢校侍中進爵鉅鹿郡公從幸故敘次九成宮事及以杖琢地得泉詳悉如

此帝遂詔歐陽詢書之魏徵款稱鉅鹿郡公新史但稱進爵郡公不名鉅鹿蓋是失書又稱歐陽詢以貞

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勃海男碑無宏文館學士而云兼太子率更令豈以宏文館學士兼

之歟所未詳矣

虛舟題跋

碑首篆書九成宮醴泉銘六字碑已磨泐每行盡處

近爲俗子開鑄一二字碑中無年月金石文字記云

貞觀六年四月

荊州金石記

醴泉銘揭本見諸紀載及余所見者凡八一汴本一金士權本一米臨本一董臨本一余少愚本一神廟宮中本一麟遊未鑿本一麟遊已鑿本而率更原刻不與焉

鐵函素書跋

右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監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男歐陽詢書文貞列銜碑文之前信本列銜碑文之後率更庶僚不敢與宰相並也予初疑信本只爲率更令不兼他職何故冠以兼字後讀舊唐書職官志稱武德令職事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爲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爲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其欠一階之兼古念反其兩職事之兼古恬反字同音異乃悟此碑兼字當讀去聲率更令職事官也有職事而去散官又以其欠一階故加兼以別於當階者此唐初之制後人知之者少矣

潘研堂金石跋尾

唐書地理志本隋仁壽宮義寧元年廢貞觀五年復置更名周垣一千八百步并置禁苑及武庫官寺等

焉

關中金石記

按新唐書魏徵傳太宗卽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又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貞觀三年以祕書監參豫朝政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蓋史文前已有鉅鹿字此但言進爵不必更言鉅鹿虛舟題跋以爲新史失書者非也又歐陽詢傳太宗卽位累擢給事中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則是時詢蓋以給事中而兼率更令也百官志給事中正五品上率更寺令從四品上以正五品官而兼從四品所謂欠一階者是也給事中掌宏文館繕寫讎校之課宏文館武德四年初置修文館九年改曰宏文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已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館習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禮儀輕重皆參議焉階五品已上是宏文館學士之職卽給事中所掌而率更令是新兼之官碑從簡略署新銜更不詳及本職也然亦惟此碑有兼字前乎此者如化度寺碑不書兼字殆無關典制也九成宮九成之名本呂氏春秋有娥氏二佚女爲九成之臺九成之義本於爾雅邱一

成爲敦邱注成猶重也周禮爲壇三成疏亦言相重累也太平寰宇記宮在麟遊縣西一里本隋仁壽宮隋文帝置義寧元年廢宮置立郡縣貞觀五年復修舊宮爲避暑之所改名九成宮語與唐書地理志合稽之太宗本紀五年不書修復之事惟書六年三月戊辰如九成宮碑作四月者是至宮得泉之月史則啓行之月也惟碑無建立月日據題銜魏徵爲檢校侍中本紀在六年五月則立碑當在五月以後矣魏徵傳載帝幸九成宮李靖王珪繼至更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怒而徵諫之是徵從幸之證又載宴丹霄樓酒中相謂之語丹霄樓卽碑所云南注丹霄之右者是也百官志載九成宮總監監副監丞簿等官注有云武德初改隋仁壽宮監曰九成宮監與地理志所云貞觀五年復置更名不合也碑中輻輳作膠葛通用也迢遼作道遼別體字丹微作丹微則尚沿北魏之舊習

金石萃編卷四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親讓

唐四

汝南公主墓志銘

石橫廣二尺四寸高一尺四寸十入行字數十二至十五不等行書

大唐故汝南公主墓誌銘

并序

公主諱字隴西狄道人

皇帝之第三女也天潢疏潤圓折浮夜光之采若木分暉
穠華熙朝陽之色故能聰穎外發開明內映訓範生知
尚觀箴於女史言谷成則猶習禮於公宮至如怡色就
養佩盼晨省敬愛兼極左右無方加以學穠綈素藝兼
聲秩令問芳猷儀形閨闈六年八月有詔封汝南郡公
主錫重珪瑞禮崇湯沐車服徽章事優前典屬九地絕
維四星潛曜毀瘠載形哀號過禮藹纘不嚴塤酪無嗟
灰琯亟移陵塋浸遠雖容服外變而沉憂內結不勝孺
慕之哀遂成傷生之性天道祐仁奚其冥漠以今貞觀
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

世南汝南公主銘起草洛陽王護處見摹本云真迹

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後十年見迹在故相張公孫

直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竊

小字注云赫赫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然此幅文

但至空而止行下有空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

猶未言葬也闕文尙多安得便言赫赫高門不當後

幅却與前幅不相連屬也其前標紅綾色如新有名

幾元題其標云故祭酒崔十八丈裨嘗與寇章賀拔

基皆以賞鑒相尋每稱服膺虞書多歷年所自會昌

以來時觀斯帖因致其真隸有加頃年崔丈每送子

兄弟下第東歸必云此去獲見汝南帖亦何減於昇

第邪所惜者闕其銘文耳咸通二年春於存神室輟

獻子凝良足嗇愛也幾元不知何人也虞帖爲時所

重如此

米芾書史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起草真跡米元章嘗見之元

初在郭祐之處後不知所在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

章云子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爲真刻石今觀此

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又張氏本十六日下有闕

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字赫赫高門等語及幾元題

字雲煙過眼錄記郭本有米跋今亦不存

文徵明甫田集

右汝南公主誌無書撰姓名宣和書譜海岳書史皆

云虞世南書摹本也碑題云大唐故汝南公主墓誌

銘又云公主皇帝之第三女也按列傳太宗二十一